



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 60 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上)

语言与翻译 社会与文化 语言教学 经济与管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 60 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上)

语言与翻译 社会与文化 语言教学 经济与管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论文集(上、下)/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8

ISBN 7-5600-2443-2

I . 学… II . 北… III .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362 号

学术论文集 (上、下)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 编

* * *

责任编辑: 李彩霞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1.5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00-2443-2/H·1274

定价: 41.90 元(上、下册)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目 录

语言与翻译

- 语体·言语风格 汪嘉斐 (1)
文体学和修辞学 童佩智 (14)
英汉翻译中易出现的语义偏离 陈德彰 (24)
洒脱见法度 严谨亦风流——谈《论语》的两个英译本
 兼谈经典翻译问题 余小华 (41)
语言与翻译研究并重的双语平行语料库 王克非 (50)
俄汉语篇零形回指对比 史铁强 (59)
论汉代朝鲜地区通用语言的性质 丁启阵 (7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用称呼的调查(续)
 ——关于非正式称呼情况的分析 晏小萍 (85)
副词“正”历史考察 高育花 (94)
见微知著 精雕细琢
 ——试析《简·爱》对话选段的语用特色 陈 辉 (105)
两岸四地公文用语比较研究 齐白桦 (126)
述补结构“V 成”分析 余求真 (141)

社会与文化

- 眼光 气度 信念——漫议中外人文学术对话 白春仁 (147)
俄罗斯村社与文化价值取向 李英男 (161)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语统一、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国少华 (174)
危机与重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探寻
..... 朱 红 (192)

The Australian Accent and its Symbolic Properties	Du Xuezeng (202)
Heritage Films and British Cultural Traditions	Shi Tongyun (210)
Australian National Cinema	Li Youwen (240)

语言教学

语际干扰和外语教学	尹 城 (251)
大学英语交际法大班上课试验报告	朱维芳 (260)
英语专业二年级泛读课改造的思路和实践	陈亚平 (272)
试探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泛读教学的矛盾及解决方法	黎 明 陈小莲 (286)
高年级英语视听说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	王镇平 (295)
大学英语词汇习得及对教学的启示	李莉文 (306)
英语阅读材料对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影响	魏 峥 (320)
尊重学生认知模式的个性差异 ——多智力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王 彤 (330)
远程教育中的助学	曹 文 (342)
浅谈非通用语种教学中比较语言学的应用	柯 静 (352)
对外汉语口语课的授课方式 ——以会话课小组活动为中心	续三义 (366)
语义文化偏误与对日汉语教学	杨 春 (380)
日本留学生使用汉语可能补语时易犯错误分析	吕滇雯 (393)
韩国留学生口语中使用介词“在”的调查分析	丁安琪 (401)
对欧盟商务人员初级口语课的教学思考	张 丹 (410)

经济与管理

世纪之交话农桑——关于中国农业入世政策的讨论	孙文莉 (420)
------------------------	-----------

开放与管制——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	陈文力	(431)
论 WTO 规则对发展中国经济法律制度的启示	顾小存	(443)
保险资金在证券市场的运用	任康钰	(460)
网络时代企业发展战略选择	郭笑文	(482)

语体·言语风格

汪嘉斐

语言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系统,但为适应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这一系统必然要发生功能分化。俄语学界把这种分化出来的语言变体称作“语体(стиль)”。一种语言究竟分为哪几种语体,这是个见仁见智,不容易理清也不容易统一的问题。俄罗斯修辞学界经过了几十年的争论,到现在还谈不上共识,相对说来比较流行的分法是这样几种:科学语体、公文事务语体、报刊政论语体、日常口语体、文艺语体;各语体下面再另辟细类。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无论是讲话还是做文章,又往往有一定的言语风格。我国从先秦时期起就有“文”与“质”、“巧”与“达”之争,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种争论的焦点在于写文章应当遵循的修辞标准,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不同风格的存在。古希腊古罗马注重演说,将演说的风格分为上、中、下三种。西塞罗说“谈小事需朴素无华,论大事需庄重华丽,界于两者之间者需用中间文体”。这一思想影响十分深远。18世纪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创立的“三品说”(учение трех штилей),针对的是当时的俄语,涉及的范围主要是文学,也包括其他一些书面文体,但就其原则而言,则是与希腊罗马的风格理论一脉相承的。文与质,或者上、中、下三品,还只是个大框框,言语格调实际上纷繁多样,绝不限于两三种。Hermogenes的体系就极精细,单是高雅风格便分为庄严(Solemnity),宏伟(Brilliance),繁丰(Abundance),严肃(Asperity),热烈(Vehemence),华美(Florenscence)等六种。汉语修辞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分类是刘勰提出的,共计八体:典雅、远奥、精约、繁缛、显附、壮丽、新奇、轻靡。现代汉语较典型的分法则有:藻丽、平实、明快、含蓄、幽默、庄重、抒情、说明、叙述等。

蓄、繁丰、简洁等(见王希杰著《汉语修辞学》)。俄语中自然也有细类,50年代Гвоздев А. М.的体系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区分的言语风格有:庄重(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正式、郑重(официальный),亲密—亲昵(интимно-ласковый),幽默(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ий),讥讽(сатирический),着眼点是言语的表情色彩。Марузо Ж. 在《语言学术语词典》(1960)中提出另一种分类,其中列于首位的是平易(простой стиль)和精致或典雅(изысканный стиль),和汉语中的平实文体和典雅文体对应。

语体和言语风格,这两个范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能不能说言语风格的概念已经过时,应当由语体概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承认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应当同时并存,那么它们各自的实质是什么?二者有没有交叉点?它们是如何相互交叉的?这个问题在修辞学、文体学中长期纠缠不清,也一直有不同看法,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俄罗斯,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在50年代修辞学问题大讨论中曾经占据重要位置。此后,学术界的认识似乎趋于一致,也就是语体概念“一统天下”。但现在看来矛盾只是暂时地淡化,或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从80年代起,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又重新表面化,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参见Петрищева Е. Ф. 在1987年出版的集体专著《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的论述)。我国汉语修辞学界也正在进行类似的讨论。袁晖、宗廷虎在《汉语修辞学史》中写道:“不少人认为,语体是属于风格类型之一,也称为‘功能风格’或‘交际风格’。语言风格除语体外,还包括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等。也有人认为,语体和风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体类型和风格特点是两码事。”

看来,语体和言语风格的关系,是不同国家修辞学者共同感受的困惑、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普通修辞学理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 * *

50 年代苏联修辞学界关于语体和言语风格的争论是围绕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此处暂译作“表情语体”)的问题展开的。

Левин В. Д. 在修辞学大讨论期间旗帜鲜明地提出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的概念,认为是与功能语体具有同等地位、同样性质的另一类语体。Левин 的出发点是:语言中存在两类修辞资源(语言单位),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修辞色彩,即功能色彩和表情色彩(感情—评价色彩),这两类修辞资源各自构成一系列语体,可称为功能语体和表情语体。这种将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与功能语体等量齐观的语体观遭到了当时修辞学界的否定。Виноградов 在大讨论的总结文章中指出,根据语言中存在一定量的带有这种或那种修辞色彩或“格调”的语言单位这一点,并不能就此作出存在这种或那种“表情语体”这样的结论,这二者之间相距足有“十万八千里(*дистанция огромного размера*)”。

应当指出,对于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这一术语的内涵,在俄罗斯修辞学界实际上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Гвоздев А. Н. 在《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一书中也列出两类语体(所用术语为 *стили речи*),即功能语体和表情语体。格氏考察表情语体的着眼点是讲话人在具体言语行为中的交际意图,是讲话人要对受话者施加的心理影响,他认为表情语体的选择取决于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其理念与 Левин 有所不同。40 年代时,Винокур Г. О. 曾列举出庄重(*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正式(*официальный*)、亲昵、狎昵(*фамильярный*)、日常(*обиходный*)等“语体”,贯穿其中的分类原则是言语的格调或品位。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的提法与 Винокур Г. О. 相似,划分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的着眼点也是言语格调的高低。有的学者划分风格类型,则是依据言语的修饰或藻饰程度,也就是文与白、文与质的区别,Марузо Ж. 所说的平易体(*простой стиль*)和精致或典雅体(*изысканный стиль*)便属此

类。近年来关于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的讨论中,有的研究者综合了多种曾经出现过的观点,将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概括为言语或语篇给人的“修辞印象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如 Петрищева Е. Ф. 的有关论述)。总之,修辞学界实际流行的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概念,其内涵是相当宽泛的,不能归结为 Левин 所阐述的观点,最恰当的表述我们认为应当就是“言语风格”(俄语用 *слог* 一词来表达这个宽泛的概念,或许倒更合适些)。

Виноградов 对 Левин 的语体观所作批判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苏联修辞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确立功能语体概念、构建功能语体理论。功能语体,简单地说就是语言系统为适应不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功能变体,是语言系统的支脉。按照苏联语言学界从 50 年代起逐渐形成的共识(周密的理论阐释于 60 年代由 Кожина М. Н. 完成),社会的基本需求指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需求。社会活动领域大致分为: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活动、社会政治活动、行政管理活动、美学(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等。这些活动领域各有其交际目的、交际任务和交际条件,语言要有效地为这些不同的目的任务服务,必须在保持基本统一性的前提下有所变化,其结果便产生了语体体系。语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社会性、集体性:它不是个人运用语言的特色,而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语体色彩、语体规范是整个社会积累的集体经验,对个人来说,它具有客观的约束力。语体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系统性。功能语体不是由清一色的具有固定修辞色彩的语言单位构成的,在现代语言中不可能有这种语体。现代语言的语体既包含一定数量的具有固定修辞色彩的语言单位,也必然要使用大量在语言系统中原本并不具有固定色彩的语言单位。功能语体之所以呈现出整体修辞色彩,是由于该语体所产生的社会活动领域有统一的交际目的任务,这种目的任务将语言系统中原本只是潜藏的意义调动了起来,使它们也染上了特定的修辞色彩。例如科学语体,它不单使用意义抽象的术语和其他明显的抽象名词,

它也使用具体名词,但这些具体名词(如 глаз 眼睛, ухо 耳朵)受科学活动特点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也调动起了潜藏的抽象意义。甚至一般说来似乎与修辞无关的词法现象(如俄语中动词的时、体、人称)也都由于上述原因成为整体色彩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语体的系统性和完整的内在组织。*Левин* 所说的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不符合语体的分类原则,不具有系统性,不具有完整的内在组织,而仅仅是含固定表情色彩的语言单位的集合体,这样的范畴不构成语体,不应与功能语体相提并论。要保证语体概念的确定性,必须与这种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 的提法划清界线。

然而,修辞学大讨论在否定 *Левин* 观点的同时没有能细致分析修辞学界实际流行的言语风格概念,更没有提出研究言语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言语风格的任务。大讨论为修辞学规定的任务限于描写语言单位的修辞色彩和研究功能语体,而这门学科实际发展的结果又局限于语体研究,而且是宏观语体研究,这不能不说这是大讨论的历史局限性。大讨论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一方面看到宏观语体层次上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描写取得显著成绩,另一方面也看到修辞学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论不休,看到修辞学研究没有能向更深的层面发展。其中,言语风格问题(文学领域除外)的状况则可形容为被长期冻结。

* * *

言语风格(俄语暂时仍用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тили*)与语体(*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или*)不能等量齐观,但是,言语风格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上的情况如此,现代语言中的情况也仍然如此。单用功能语体概念无法解释同一语体乃至同一分语体中千差万别的语篇修辞风貌。我们不妨先举一些实例来看看。

同为社会政治内容的演讲,普列汉诺夫的演讲从内容到修辞面貌都学究气十足,列宁的大量论辩性演说和宣传鼓动讲话则激越奔放,气势夺人,修辞上多用感情浓烈的词语和辞格,卢那察尔

斯基的演说典雅凝练,文采斐然,加里宁的讲话则既生动又平易如家常话。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须赘述。

同为书信体,而且都是私人之间来往的书信(正式公函不必说),因双方关系的亲疏不同、写信者的文字素养、习惯有别而风格迥异,有的亲昵、随意,有的彬彬有礼,有的是大白话,有的典雅精致,汉语书信则还常有人用半文不白的古雅文体写……这类实例也俯拾即是,人人都有切身体会。

同为报刊上的半文艺性散文,可以用典范优雅的文字撰写,也可以模拟鲜活的口语,甚至是用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俗语风格来写。后一种风格如下例:

Славная зима нынче установилась: и снегов, и холодов вволю. Правда, последняя оттепель сильно поизредила городские сугробы, да исельские заметно поубавила. Так уж повелось, под Новогодье сдает Дед Мороз, добрает. Зато впереди ему раздолье какое! Зима починает свою коренную часть: «Январь — всей зимы государь». («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

读着这一段文字,令人不禁联想起我们的报刊上也时有所见的京味散文,例如:

《镜花缘》里有一个特邪门儿的国家,那里的人都有两张脸,一张在前面,成天露着,一张在后脑勺儿,整天用一块布帘儿遮着。偏偏来了一个叫林之洋的家伙,看见了人家那或者眉清目秀,或者文质彬彬,或者端正堂皇的前脸,还不够,跑到人家的脖子后头去掀那布帘儿,结果被那或者奇丑无比,或者狰狞凶恶,或者怪异阴森的后脸儿吓得一溜够。(《北京晚报》)

同样是属于学术著作,而且都是同样的专著体裁,风格也并不千篇一律。老一辈的语言学者,如 Будагов, Ефимов, Гвоздев 等,文字十分平易、明快、晓畅,读起来就像读我们的吕淑湘、张志公等老先生的著作,而 60 年代以后的语言学著作,常常是风格艰涩,满篇外来的名词,句法也架床叠屋,读起来分外吃力。语言学还是

抽象的科学,风格的差异性相对有限,文学史一类人文学科领域中风格的表现天地就更大些。下面的两段文字,均选自文学史专著,论述的内容几乎相同,言语风格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一篇,句法明快,有如谈话,又隐约地透着雅致的韵味;从用词看,高雅词语与有口语气息的成分相间,表达着丰富而细腻的感情色彩;另一篇则叙述概括,用词和句法结构以至整体言语风格也相应地偏于抽象而概括,书卷气较浓重。

А. Восьм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казались и должны были казатьс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м эпох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оскудения и упадка. В самом деле: умер Тургенев, уме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умер Островский, умирал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Уходило из жизни могучее поколение, выступавшее еще в 40-х годах, а достойной смены ему не было. Молодые писатели-разночинцы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погибали в непоси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за труд: Помяловский, Решетников, Левитов, Слепцов, Гаршин ... Могло казаться, что силы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уже исчерпаны. Наступил промежуток, который кое-как заполнялся всячими 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ими «осколками» д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и неунывающего Боборыкина, писавшего, по его словам, «быстро и хорошо». Положение было, однако, не столь безнадежным, как казалось. (Б. Эйхенбаум, О Чехове)

Б. Литература 80-х годов,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апечатлевшая спад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строений и вырождение их в «теорию малых дел», не только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которой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завершение пути крупнейши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о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которой было проявлено ново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 и новые принципы реализма, получившие плодотво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К. Д.

Муратова, Введение.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 Наука, 1983. Т. 4)

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问题是从来都备受修辞学重视的,近几十年来的功能修辞学研究中也仍然对这一领域区别对待,不像其他语体中的风格现象那样被忽视、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因此这里不去赘述。

单单是上面举出的有限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言语风格是客观存在,足以说明言语风格不能用分析宏观语体的“社会活动领域说”来解释,不能用按社会活动领域来区分的、定型的(типовые)交际目的、任务来说明。

* * *

言语风格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首先必须看到,风格现象是多样的,多元的。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就有多种不同的风格分类模式。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类。

- 按修辞品位的高低,分为高雅、低俗等风格;
- 按情感—评价的标准,分为庄重、严肃、亲昵、戏谑、讽刺等风格;
- 按言语加工修饰的程度,分为平易、精致、藻饰等风格;
- 按思想表达的方式,分为明快、艰涩、形象、概括、简明、凝练等风格。

我们认为,风格的分类本来就应当是多元的,不可能也不应当以一个原则、一个角度强求统一,否则难免会削足适履。探讨风格的实质,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多元化的实际情况。

从语言外部的角度来看:

1)造成不同言语风格的因素之一,是讲话人的个性,是讲话人的个人特点。

这一点是言语风格和语体的重要分水岭。如前所述,造成语

体的主要语言外部因素,是使用语言的社会活动领域,是社会活动领域中定型的交际目的任务(типовые цели и задач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定型的表达内容(типов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和客观的交际条件。正因如此,语体是社会性的、集体性的语言规范、语言特点,而不是个人使用语言的特点。风格理论则着眼于使用语言的个人,着眼于作为个体的讲话人。使用语言的个人必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语言素养、习惯爱好,他在使用社会性的语体时必然要流露出自己的这些个性特点,必然会在言语成品中留下自己个性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格就是个性。

但是,这还只是从一个角度观察的结论。

2)从另一个角度看,风格的形成又取决于交际意图。这里所谓交际意图,不是指这一或那一社会活动领域中定型的交际目的,而是指言语主体在本次具体言语活动中(本次讲话、本篇文章中)企图对受话人施加的思想和心理影响。具体地说就是:

a) 讲话人主要诉诸理性,还是偏重于感性? 这一分界线决定了风格的具体形象或抽象概括等;

b) 如是偏重感性,那么讲话人要在受话人身上激发何种情感(崇敬、鄙视、愤怒、同情、愉悦、悲伤等等)。各种按修辞品位和按情感—评价色彩划分的风格类型即由此而来。当然,讲话人的具体交际意图要受社会活动领域中定型交际目的任务的制约,有的领域中表达情感的空间极小或完全不存在(如法律文书、百科全书等——详见下文),但在不少领域中这个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3)风格现象又是受话语内容(话题)、语境和受话人因素制约的。例如格调的高低雅俗,不能全由作者主观随意决定。不妨设想,庄重的场合、重大的话题,如用拉家常的格调来发表讲话,结果必然不伦不类。相反,平凡琐碎的事情,如果偏要用雅致或华丽的风格来讲述,也必然令人感到不协调(故意要不协调,另当别论)。再设想,如果演讲人不考虑对象的特点,明明面对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却要用抽象、艰涩的语言讲演,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

可见,话题、语境和对象是造成风格的无形但却举足轻重的因素。

这种种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每一种风格都以一种因素为主导,但同时必有其他因素的参与,特别是个性因素的参与。

从语言内部的角度来看:

言语风格有时被形容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自然是有物质基础的,是可以被分解、被剖析,可以被理性思维把握的。这个物质基础首先是具有固定修辞色彩的语言单位,包括词汇、构词、语法等层面的语言单位;这个物质基础之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修辞方式,或称辞格,包括语义辞格(тropы)和句法辞格(фигуры)。这两者都还是有形的东西。有一种东西乍看起来不易觉察,其实却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就是语言的组织加工方式。

关于语言单位的固定修辞色彩,一般修辞学著作中均有论述,需要强调的是,必须明确区分两个分类角度。一个角度是修辞格调或品位,指的就是古已有之的上中下三品,在现代修辞学中往往被解释为书卷气(книжн) — 中态(нейтр) — 口语化(разг)。但这样的解释过于粗略,实际上书卷气—口语化—格调—品位,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例如书卷色彩,这里面就又有格调的高低之分,口语色彩也还有低俗程度的差异。要说得准确,还应是上、中、下三品,只是其内涵不同于 Ломоносов 的三品,要按现代俄语的实际来理解。另一个角度便是人所共知的情感—评价色彩(如 торж, поэт, ирон, презр 等)。

在现代语言中,任何语篇都不可能由清一色的带固定色彩的语言单位构成。语篇风格的物质构成中必然包含大量不带固定色彩的,也就是在语言系统中属中性的语言单位。在活的言语中,中性单位(甚至异体单位)围绕着色彩鲜明的词语,烘云托月,也参与了整体风格的构建。这个道理和功能语体理论所阐明的道理有类似之处。不妨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前面引用的一个俗语风格的实例,其中带有固定俗语色彩的词语(连并不超出标准语范围但带有浓

重口语色彩的词语也计算在内)不过是 *нынче*, *вволю*, *поизредила*, *Новогодье*, *сдает*, *ему раздолье какое*, *починает*, *«Январь — всей зимы государь»* 等词语, 不足所引段落全部词语总数的一半。然而, 语篇的整体俗语风格(准确地说, 应为模拟的俗语风格)却是任何精通俄语的人都明明白白地感觉到的。

辞格对于许多风格类型, 就像灵魂之于躯体。如脍炙人口的演讲范例——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 那豪气如云、振人心魄的雄伟风格, 分析起来就是由一连串的反复、排比和整体的层递方式所形成。形象的风格, 当然要靠隐喻等描绘手段构建。而像幽默、讽刺这样的言语风格, 靠的首先就是词义在言语中的变异。

语言的组织加工方式, 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这里可以指出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其一, 是语言在运用中的加工程度 (*степень обработанности*)。如中外修辞学都有所谓精致风格, 指的就是用词精练, 句法齐整, 富有节奏的文字。其二, 是数量的指标。Петрищева 指出: “构成言语类型(指言语风格)的成分, 还包括用于语篇中的这种或那种语言单位的数量指标……成素低于常规时, 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指作者希望造成的)整体修辞印象。”对于有的言语风格来说, 关键的标志就是数量, 就是数量超过常规。试想, 何谓藻丽风格? 我国学者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一书中解释说: “藻丽的风格, 就是多用形容词之类的附加成分(应理解为 *эпитеты*, *epithets*), 多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方式, 力求华丽绚烂, 生动细致。”讲得很有道理, 对俄语等其他语言也大体适用。而这个“多用”, 就是超出常规的数量。

言语风格靠上述种种语言手段或言语组织手段构成, 由于这些手段的组合不同、使用情况不同, 在篇章—语篇的层面上便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语篇整体风貌。

* * *

以上的论述, 突出语体和言语风格的分界, 有意识地避开了二